

劉

子



訓子



子

劉

劉 畫 著
袁 孝 政 註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子

劉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
劉

書

著

袁

孝

政

註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
漢魏叢書及畿輔叢書皆收有
此書子彙畿輔均題作劉子漢
魏題作新論子彙無注故僅二
卷漢魏畿輔皆十卷本有注漢
魏本漫漶故據畿輔本排印書
名亦從之又按明刻何允中漢
魏叢書本此書題劉勰撰王謨
重刊本已改作劉晝撰

四庫全書提要

劉子十卷。案劉子十卷。隋志不著錄。唐志作梁劉勰撰。陳振孫書錄解題。晁公武讀書志。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。作北齊劉晝撰。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。自明以來。刊本不載孝政註。亦不載其序。惟陳氏載其序。略曰。晝傷已不遇。天下陵遲。播遷江表。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。謂爲劉勰。劉歆。劉孝標。作云云。不知所據何書。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。案梁通事舍人劉勰。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。不云更有別書。且文心雕龍樂府篇。稱塗山歌於候人。始爲南音。有娥謠乎飛燕。始爲北聲。夏甲歎於東陽。東音以發。殷整思於西河。西音以興。此書辨樂篇。稱夏甲作破斧之歌。始爲東音。與勰說合。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。始爲北音。則與勰說迥異。必不出於一人。又史稱勰長於佛理。嘗定定林寺經藏。後出家改名慧地。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。與勰志趣迥殊。白雲霽道藏目錄亦收之。太元部無字號中。其非奉佛者明甚。近本仍刻劉勰。殊爲失考。劉孝標之說。南史。梁書。俱無明文。未足爲據。劉歆之說。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。卒建西域之績。其說可不攻而破矣。惟北齊劉晝。字孔昭。渤海阜城人。名見北史儒林傳。然未嘗播遷江表。與孝政之序不符。傳稱晝孤貧受學。恣意披覽。晝夜不息。舉秀才不第。乃恨不學屬文。方復綴輯詞藻。言甚古拙。與此書之縝麗輕雋亦不合。又稱求秀才十年不得。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。孝昭時。出詣晉陽上書。言亦切直。而多非世要。終不見收。乃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。河清中。又著金箱壁言。以指機政。

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。豈孝政所指。又別一劉晝歟。觀其書末九流一篇。所指得失。皆與隋書經籍志。子部所論相同。使隋志襲用其說。不應反不錄其書。使其剽襲隋志。則貞觀以後人作矣。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。自爲此書。而自註之。又恍惚其著書之人。使後世莫可究詰。亦未可知也。然劉勰之名。今旣確知其非。自當刊正。劉晝之名。則介在疑似之間。難以確斷。姑仍晁氏陳氏二家之目。題晝之名。而附著其抵牾如右。

劉子卷一

清神第一

齊阜城劉晝著

播州袁孝政註

形者、生之器也。心者、形之主也。神者、心之寶也。故神靜而心和，心和而形全；神躁則心蕩，心蕩則形傷。將全其形，先在理神。故恬和養神，則自安於內；清虛棲心，則不誘於外。神恬心清，則形無累矣。虛室生白，吉祥至矣。人不照於燦金而照於瑩鏡者，以瑩能明也；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，以靜能清也。鏡水以明清之性，故能形物之形；由此觀之，神照則垢滅，形靜則神清。垢滅則內慾永盡，神清則外累不入。今清歌奏而心樂，悲聲發而心哀，神居體而遇感推移，以此而言之，則情之變動，自外至也。夫一哀一樂，猶零正性，况萬物之衆，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？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，鵠能無中乎？萬物眩曜以惑一生，生能無傷乎？七竅者，精神之戶牖也；志氣者，五臟之使候也。耳目之於聲色，鼻口之於芳味，肌體之於安適，其情一也。七竅徇於好惡，則精神馳騖而不守；志氣縻於趣捨，則五臟滔蕩而不安。嗜慾連綿於外，心腑壅塞於內，蔓衍於荒淫之波，留連於是非之境，而不敗德傷生者，蓋亦寡矣。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，靜耳而不聽，閉口而不言，棄心而不慮，貴身而忘賤，故尊勢不能動，樂道而忘貧，故厚利不能傾。容身而處，適情而游，一氣浩然，純白於衷，故形不養而性自全，心不勞而道自至也。

防慾第二

人之稟氣必有性情。性之所感者情也。情之所安者慾也。情出於性而情違性。慾由於情而慾害情。情之傷性。性之妨情。猶煙冰之與水火也。煙生於火而煙鬱火。冰出於水而冰遏水。故煙微而火盛。冰泮而水通。性貞則情銷。情熾則性滅。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。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。故林之性靜。所以動者風搖之也。水之性清。所以濁者土渾之也。人之性貞。所以邪者慾眩之也。身之有慾。如樹之有蠹。樹抱蠹則還自鑿。身抱慾而返自害。故蠹盛則木折。慾熾則身亡。將收情慾。先歛五關。五關者。情慾之路。嗜好之府也。目愛綵色。命曰伐性之斤。耳樂淫聲。命曰攻心之鼓。口貪滋味。命曰燠喉之煙。身安羣騶。命曰召蹙之機。此五者。所以養生。亦以傷生。耳目之於聲色。鼻口之於芳味。肌體之於安適。其情一也。然亦以之死。亦以之生。或爲賢智。或爲庸愚。由于處之異也。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。見天之寒。則內魚於溫湯之中。而棲鳥於火林之上。水木者。所以養魚鳥也。養之失理。必至焦爛。聲色芳味。所以悅人。悅之過理。還以害生。故明者剴情以遣累。約慾以守貞。食足以充虛。接氣衣足以蓋形。禦寒靡麗之華。不以滑性。哀樂之感。不以亂神。處於止足之泉。立於無害之岸。此全性之道也。夫蜂螫螫指。則窮日煩擾。蚊蟲嗜膚。則通宵失寐。蚊蜂小害。指膚外疾。人入山則避蜂螫。入室則驅蚊蚤。何者。以其害於體也。嗜慾攻心。正性顛倒。嗜慾大害。攻心內疾。方於指膚。亦以多也。外疾之害。輕於秋毫。人知避之。內疾之害。重於泰山。而莫之避。是棄輕患而負重害。不亦倒乎。人有牛馬放逸不歸。必知收之。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。不亦惑乎。將收情慾。必在危

微情慾之萌。如木之將蘖。火之始熒。手可掣而斷。露可滴而滅。及其熾也。結條凌雲。煽標章華。雖窮力運斤。竭池灌火。而不能禁其勢盛也。嗜慾之萌。耳目可關。而心意可鑰。至於熾也。雖襲情卷慾而不能收。其性敗也。如能塞先於未形。禁慾於危微。雖求悔悟。其可得乎。

去情第三

情者。是非之主。而利害之根。有是必有非。能利亦能害。是非利害存於衷。而彼此還相疑。故無情以接物。在遇而恆通。有情以接人。觸應而成礙。由此觀之。則情之所處。物之所疑也。是以謀揚譽人。而受譽者不以爲德。身膚強飯。而蒙飽者不以爲惠。嬰兒傷人。而被傷者不以爲怨。侏儒嘲人。而獲嘲者不以爲辱。何者。挾利以爲己。有情於譽飽。雖蒙惠而非德。無情於傷辱。雖獲毀而無憾。魚不畏網。而畏鵜。復讎者不怨鎡鋸。而怨其人。網無心而鳥有情。劍無情而人有心也。使信士分財。不如投策探鉤。使廉士守藏。不如閑局全封。何者。有心之於平。不若無心之不平也。有慾之於廉。不若無慾之不廉也。今人目若驪珠。心如權衡。評人好醜。雖言得其實。彼必嫌怨。及其自照明鏡。摹倒其容。醜狀既露。則內慙而不怨。向之評者。與鏡無殊。然而向怨今之慙者。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。三人居室。二人交爭。必取信於不爭者。以辨彼此之得失。夫不爭者未必平。而交爭者未必偏。而信於不爭者何也。以爭者之心。並挾勝情故也。飄瓦擊人。虛心觸己。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。遣情以接物。不爲名尸。不爲謀府。混然無際。而俗莫能累矣。

韜光第四

物之寓世。未嘗不韜形滅影。隱質遐外。以全性棲命者也。夫含奇佩美。銜異露才者。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。故翠以羽自殘。龜以智自害。丹以含色磨肌。石以抱玉碎質。此四者。生於異俗。與人非不隔也。託性於山林。寄情於物外。非有求於人也。然而自貽伊患者。未能隱其形也。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。則解羽之患永脫。龜曳尾於陽谷之泥。則鑽灼之患不至。丹伏光於春山之底。則磨肌之患永絕。石充體於元圃之岳。則剖琢之憂不及。故窮巖曲岫之梓。傑生於積石。穎貫青天。根鑿黃泉。分條布葉。輪菌礫碗。騏驎戲其下。鵷鸞游其顛。浮雲棲其側。清風激其間。終歲無毫釐之憂。免刀斧之入者。非與人有德也。能韜隱其質。故致全性也。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。匠者伐其柯。餘有尺蘖。而爲行人所折者。非與人有仇也。然而致寇者。形不隱也。周鷄斷尾。獲免犧牲。文王欲殺雄鷄。祭廟。其鷄知毛色度。乃自齧其尾。恐神明不歆。遂免死。山狙見巧。終必招害。山狙靈獸。善能拍前。楚王出獵。山狙統樹見巧。王問左右曰。誰能善射。對曰。惟養由基。王令射之。由基調絃捻箭。狙抱樹而啼。知其神射。必見死也。由此言之。則出處之理。亦可知矣。是以古之有德者。韜迹隱智。以密其外。澄心封情。以定其內。內定則神腑不亂。外密則形骸不擾。以此處身。不亦全乎。

崇學第五

至道無言。非立言無以明其理。大象無形。非立象無以測其奧。道象之妙。非言不津。津言之妙。非學不傳。未有不因學而鑒道。不假學以光身者也。夫繭繅以爲絲。織爲縑紉。績以黼黻。則王侯服之人。學爲禮儀。

雕以文藻。而世人榮之。繭之不綠。則素絲蠶於筐籠。人之不學。則才智腐於心胸。海蚌未剖。則明珠不顯。崑竹未斷。則鳳音不彰。性情未鍊。則神明不發。譬諸金木。金性苞水。木性藏火。故鍊金則水出。鑽木而火生。人能務學。鑽鍊其性。則本慧發矣。青出於藍。而勝於藍。染使然也。冰生於水。而冷於水。寒使然也。鏡出於金。而明於金。瑩使然也。戎夷之子。生而同聲。長而異語。教使然也。山抱玉而草木潤焉。川貯珠而岸不枯焉。口納滋味。而百節肥焉。心受典誥。而五性通焉。故不登峻岑。不知天之高。不瞰深谷。不知地之厚。不游六藝。不知智之深。遠而光華者。節也。近而愈明者。學也。故吳簞質勁。非善羽而不美。越劍性利。非淬礪而不銛。人性懷慧。非積學而不成。沿淺以及深。披闇而覩明。不可以傳聞稱。非得以前濫善也。夫還鄉者。心務見家。不可以一步至也。慕學者。情纏典素。不可以一讀能也。故爲山者。基於一簣之土。以成千丈之峭。鑿井者。起於三寸之坎。以就萬仞之深。靈珠如豆。不見其長。疊歲而大。饒舌如指。不覺其損。累時而折。懸巖滴溜。終能穿石。規車牽索。卒至斷軸。水非石之鑽。繩非木之鋸。然而斷穿者。積漸之所成也。耳形完而聽不聞者。聾也。目形全而視不見者。盲也。人性美而不監道者。不學也。耳之初窒。目之始昧。必不怪百金。逆醫千里。人不涉學。猶心之聾盲。不知遠祈明師。以攻心術。性之蔽也。故宣尼臨沒。手不釋卷。仲舒垂卒。口不輟誦。廣川人下帷講誦。三年不窺園。有子惡臥。自碎其掌。蘇生患睡。親錐其股。洛陽人讀書欲睡。以錐刺其股。流血至踝。以聖賢之性。猶好學無倦。矧庸人而可怠哉。

專學第六

學者出於心。心爲身之主。耳目候於心。若心不在學。則聽誦不聞。視簡不見。如欲鍊業。必先正心。而後理義入焉。夫兩葉掩目。則冥默無覩。雙珠填耳。必寂寔無聞。葉作目蔽。珠爲耳鯁。二關外擁。視聽內隔。固其宜也。而離婁察秋毫之末。不聞雷霆之聲。季子聽清角之韻。不見嵩岱之形。視不關耳。而耳不見。聽不關目。而目不聞者。何也。心溺秋毫。意入清角。故也是以心駐於目。必忘其耳。則聽不聞。心駐於耳。必遺其目。則視不見也。使左手畫方。右手畫圓。令一時俱成。雖執規矩之心。廻剡劒之手。剡方刀。劒圓刀。而不能者。由心不兩用。則手不並運也。弈秋通國之善弈也。當弈之時。有吹笙過者。傾心聽之。將圍未圍之際。問以奕道。則不知也。非弈道暴深。情有瑩闇。笙猾之也。隸首天下之善算也。當算之時。有鳴鴻過者。彎弧擬之。將發未發之間。問以三五。則不知也。非三五難算。意有暴昧。鴻亂之也。弈秋之弈。隸首之算。窮微盡數。非有差也。然而心在笙鴻。而弈敗算撓者。是心不專一。游情外務也。瞽無目。而耳不可以察。專於聽也。螻無耳。而目不可以聞。專於視也。以瞽聾之微。而聽察聰。視明審者。用心一也。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。掇急也。仲尼適楚。見僂僂者捕蟬。黏之如掇。曰。巧哉。巧哉。卷耳易採。而不盈傾筐。采耳葉如鼠耳。叢生如盤。可資爲茹。卽今蒼耳。詩云。采采蒼耳。不盈傾筐。嗟我懷人。實彼周行。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。以入於神。若心不在學。而強誦誦。雖入於耳。而不諦於心。譬若聾者之歌。效人爲之。無以自樂。雖出於口。則越散矣。

劉子卷二

辯樂第七

樂者。天地之聲。中和之紀。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人心喜則笑。笑則樂。樂則口欲歌之。手欲鼓之。足欲舞之。歌之舞之。容發於聲音。形發於動靜。而入於至道。音聲動靜。性術之變。盡於此矣。故人不能無樂。樂則不能無形。形則不能無道。道則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也。故制雅樂以道之。使其聲足樂而不淫。使其音調。餘而不詭。使其曲繁省而廉均。是以感人之善惡。不使放心邪氣。是先王立樂之情也。五帝殊時。不相沿樂。三王異世。不相襲禮。各像勳德。應時之變。故黃帝樂曰雲門。象雲氣出入。周人冬至舞之。以祀天神。顓頊曰五莖。言其德被萬物。盡有根莖。魯曰六英。言其德覆羣生。自有英華。堯曰咸池。象池水周徧。周人夏至舞之。以祭地祇。舜曰簫韶。韶。紹也。以其紹堯之業。而能齊七政。肇十有二牧。故周人舞之。以祀四望。禹曰大夏。夏。大也。以其大堯舜之德。而能平水土。故周人舞之。以祭山川。湯曰大濩。濩。護也。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。周人舞之。以享姜嫄。武曰大武。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。歸以太簇無射。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。先王聞五聲。聞當作文。五聲。宮商角徵羽也。播八音。播。被也。八音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。非苟欲愉心娛耳。聽其鏗鏘而已。將順天地之體。成萬物之性。協律呂之情。律管有十二日。以應十二月。和陰陽之氣。調八風之韻。東。北方條風。東。方明庶風。東。南方清明風。南。方景風。西。南方涼風。西。方閭闔風。西。北方不周風。北。

方廣漠風通九歌之分。樂有九奏。九奏者。九夏也。王夏。昭夏。納夏。章夏。齊夏。族夏。鵠夏。該夏。肆夏。王出奏。王夏。兩君相見奏肆夏。牲出奏昭夏。四方賓來奏納夏。臣有功奏章夏。夫人助祭奏齊夏。族人侍養奏族夏。公出奏鵠夏。賓醉出奏該夏。是謂九夏。卽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也。奏之園丘。則神明降。用之方澤。則幽祇昇。擊拊球石。則百獸率舞。樂終九成。則瑞禽翔。書曰。蕭韶九成。鳳凰來儀。上能感動天地。郊則天神格。廟則人鬼享。下則移風易俗。凡民函五常之性。而其剛柔緩急。聲音不同。繫水土之風氣。故謂之風。好惡取舍。動靜亡常。隨君上之情欲。故謂之俗。孝經云。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此德音之音。雅樂之情。盛德之樂也。明王旣泯。風俗凌遲。雅樂殘廢。而溺音競興。溺。淫也。故夏甲作破斧之歌。始爲東音。破斧。曲名。歌者曰。嗚呼。皆喪命矣。夫東音。東方主角音也。殷辛作靡靡之樂。始爲北聲。北鄙被伐之聲。鄭衛之俗好淫。故有溱洧桑中之曲。溱洧。水名。桑中。淫荒之地。鄭衛公室淫亂。化殺人間。□□□男女奔淫野合。溱洧詩云。溱與洧。方渙渙兮。士與女。方秉蘭兮。女曰觀乎。士曰既且。且往觀乎。桑中詩云。期我桑中。要我乎上宮。送我乎淇之上矣。鄭國尤甚。楚越之俗好勇。則有赴湯蹈火之歌。楚王好勇。放火燒甘泉宮。令士卒救之。如戰陣。有功者賞。無功者罰。士卒以泥塗身。爭救死者三千餘人。各咏其所好。歌其所欲。作之者哀。聽之者泣。由心之所感。則形於聲。聲之所感。必流於心。故哀樂之心感。則焦殺暉緩之聲應。濮上之音作。則淫佚邪放之志生。昔商使師延作靡靡之樂。已而自沉於濮水。後師涓過焉。夜聞而寫之。爲晉平公鼓之。師曠啓王曰。此是濮水上樂。亡國之音也。後遂廢不用。故延年造傾城之歌。漢武思靡嫚之色。靡嫚。妖冶也。

李延年姿顏色。麗武帝嬖之。任爲協律都尉。帝令造新聲。延年待上起舞而歌曰。南國有佳人。美者顏如玉。一顧傾人城。再顧傾人國。不惜傾城國。佳人不再得。上嘆息曰。善。世豈有此人乎。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。上迺召見之。賓淑麗。善舞。納爲夫人。生昌邑王。時人語曰。一雌一雄。雙飛入紫宮中。雍門作松栢之聲。齊泯願未寒之服。雍門樂人也。爲齊王彈秋風入松柏曲。音極慘悽。王寒。思著續。荊軻入秦。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。軻爲太子丹報讎。去至易水。太子送之。宋意爲擊筑。軻拔劍起舞。歌曰。風蕭蕭兮易水寒。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其精誠感天。白虹貫日。後擯秦王。悞中銅柱。身死於秦宮。聞者瞑目。髮直穿冠。趙王遷於房陵。心懷故鄉。作山木之謳。坐唱曰。謠。行唱曰。謳。曰。山有木兮木有枝。心思君兮君豈知。聽者嗚咽。泣涕流連。此皆淫佚悽愴。憤厲哀思之聲。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。桓帝聽楚琴。慷慨歎息。悲酸傷心。卽楚姬怨也。曰。善哉。爲琴若此。豈非樂乎。夫樂者。聲樂而心和。所以非爲樂也。今則聲哀而心悲。灑淚而獻歎。是以悲爲樂也。若以悲爲樂。亦何樂之有哉。今悲思之聲。施於管絃。聽音者不淫。則悲淫則亂。男女之辯。悲則感怨思之聲。豈所謂樂哉。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。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。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樂不和順。則氣有蓄滯。氣有蓄滯。則有悖逆詐僞之心。淫佚妄作之事。是以奸聲亂色。不留聰明。淫樂慝禮。不接心術。使人心和而不亂者。雅樂之情也。爲詩頌以宣其志。鍾鼓以節其耳。羽旄以制其目。聽之者不傾。視之者不邪。耳目不傾不邪。則邪音不入。邪音不入。則情性內和。情性內和。然後乃爲樂也。

履信第八

信者行之基。行者人之本。人非行無以成。行非信無以立。故信之行於人。譬濟之須舟也。信之於行。猶舟之待楫也。將涉大川。非舟何以濟之。欲泛方舟。非楫何以行之。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。猶無舟而濟川也。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。猶無楫而行舟也。是適郢土而嘗冥山。郢土在南。冥山在北。背道愈遠矣。自古皆有死人。非信不立。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。允哉斯言。非信不成。齊桓不背曹劌之盟。齊桓與魯莊會于柯。曹劌手劍從之。管仲曰。君將何求。曹子曰。願請汶陽之田。仲顧公曰。君許諾。公曰。諾。曹子請盟。公下與之盟。曹子標劍而去。桓公亦不怒。信著天下。自柯之盟始焉。晉文不棄伐原之誓。文公伐原。令士卒齋三日。糧糴卽還至。圍原城三日。不降。文公令還吏曰。原不過三日。將降矣。不如待之。公曰。已約。得城失信。吾不爲也。原人聞之。請命自降。諸侯由此多歸附。吳起不虧移轅之賞。起欲伐秦。恐士卒不信。乃埋車轅於市東門。書曰。有能移著西門者。給田百畝。黃金百斤。三日無敢移。更書曰。能移者。給田五百畝。黃金五百斤。時一人來移。卽賜之田五百畝。金五百斤。於是士卒勇於攻戰。伐秦遂克。魏侯不乖虞人之期。虞人掌山澤之官也。文侯與人期獵。明日欲發。遇大雨。左右諫止之。文侯曰。吾志不急於獸禽也。吾固已與虞人期。恐失信。遂冒雨以進。用能德光於宇宙。名流於古今。不朽者也。故春之得風。風不信則花萼不茂。花萼不茂。則發生之德廢。夏之得炎。炎不信則草木不長。草木不長。則長羸之德廢。秋之得雨。雨不信則百穀不實。百穀不實。則收成之德廢。冬之得寒。寒不信則水土不堅。水土不堅。則安靜之德廢。以天地之靈。